

台湾地区2020年“二合一”选举结果 及其对政党政治的影响

林 冈 周文星*

摘要：论文分析2020年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结果及其对政党政治的影响。根据2016年以来三次选举中不同政党得票情况的起伏变化，观察“蓝、绿”和南北政治光谱的周期性变化规律，评估政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对岛内选举结果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进而展望台湾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台湾选举；政党政治；国民党；民进党；第三势力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0)01-0033-16

DOI:10.13818/j.cnki.twyj.2020.01.004

在2020年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中，民进党大获全胜。蔡英文以817万张选票和57.1%的得票率遥遥领先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552万票和38.6%的得票率，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以61万票和4.3%的得票率垫底。在立法机构选举中，民进党获得61席，国民党实得39席（包括以无党身份参选、当选后再次入党的傅崐萁），其他13席由台湾民众党、“时代力量”党等小党和无党籍人士瓜分，民进党占有明显优势。本文基于对2016年以来台湾地区三次选举中不同政党得票情况的比较分析，观察“蓝、绿”和南北政治光谱的微妙变化，评估政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对岛内选举结果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以期把握台湾政党政治的变化规律。

一、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评估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有效投票率（扣除废票后的有效票数占选民比例，比投票率略低）高达74.06%，遥遥领先2016年同类选举的64.4%，也高于2012年的73.84%。蔡英文虽然获得破纪录的高票，但得票率较2016年也就增加1%。三组候选人的合计得票数1430万，较2016年增加202万。^[1]其中，蔡英文增加128万，韩国瑜比朱立伦增加171万，宋楚瑜较上次减少97万，基本流向韩国瑜。在202万张新增选票中，另有74万流向韩，其余为蔡所得，蔡、韩所获比例约为63%比37%。如果将宋楚瑜所得选票视为“泛蓝”选票，“蓝、绿”基本盘由2016年的56%比44%微调为2020年的57%比43%，尚未发生巨变。只是因为2018年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所占席次和得票数大幅领先民进党，给人留下台湾政治生态重现“钟摆效应”的印象。其实，在2018年的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籍候选人得票总共610万张，跟这次选举中韩、宋合计票数613万基本吻合。影响选举结果呈现钟

* 作者简介：林冈，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周文星，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

摆效应的关键原因是“泛绿”选民的投票冷热度变化和中间选民的选票流动。

在2018年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只获得490万票，与国民党相差120万。而在2020年选举中，蔡英文的得票数猛增近330万，不但催出近200万张在2016年投给蔡英文而2018年未开出的选票，而且还在2016年的基础上大幅囊括了中间票源；“蓝营”只在2016年所获539万票（朱立伦和宋楚瑜所得选票）的低点上，争取到74万票的回归。蔡英文在2016年所获选票基础上（689万票按照0.028%凋零率扣除19万后仍有670万），新增147万票，其中约73万票来自“首投族”和“新投族”，74万票来自2016年未投票的选民。^[2]“蓝营”原有539万票，扣除凋零人数约15万，实际新增近89万，其中18万来自“首投族”和“新投族”，71万来自2016年未投票的“泛蓝”支持者。回头看来，2012年投给马英九的689万票中，扣除19万左右的凋零选票，到2016年尚存670万，但朱立伦只拿到381万票（包括来自“首投族”和“新投族”的约27万票），国民党在2016年所流失的选票当在310万张以上。其中约120万张流向宋楚瑜，30万张以上流向蔡英文，还有160万张左右没有开出。在2020年选举中，这部分选票除了个别凋零外，回归“蓝营”的约71万张，转投蔡英文的约74万张。这部分中间选民的板块流动，大大拉开了“蓝、绿”候选人的得票差距，也固化了始于2014年的“绿大于蓝”格局（表1）。

图1展示了1997年以来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县市长选举中“蓝、绿”候选人所得选票占选民比例的变化规律。由图可见，韩、宋在2020年选举中所获选票相加占选民的比例（即本文称之为的支持度）为31.75%，与2018年县市长选举中“蓝营”选票占比相差无几，比2014年“蓝营”的最低点（27.57%）回升4个多百分点，但蔡英文所获选票占选民比例也较2014年增加5个多百分点，因为投票率的增加，“蓝、绿”的支持度差距更为明显，从9.2%扩大为10.6%。交叉对比，2020年选民对民进党的支持度（42.31%）超越了2012年选民对“蓝营”（包括马英九和宋楚瑜）的支持度（40.14%），但仍低于2008年国民党所拥有的支持度（44.22%）。蔡英文的得票数比2008年马英九所获766万高出51万，但得票率亦低于马。目前“蓝营”所拥有的支持度低于2012年的民进党，略高于2008年的民进党。

表1 2000年-2020年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蓝、绿”选票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2000	2004	2008	2012	2016	2020	2018
新增选民	115	104	82	76	70	53	供比较
选民总数	1546	1650	1732	1808	1878	1931	1910
“首投族”*	159	153	128	128	129	118	
“新投族”*	7	6	13	10	7	5	
凋零选民*	51	55	59	62	66	70	
“泛蓝”票数							
原有选票	849	759	644	766	726	539	
凋零选票**	-23	-20	-17	-21	-20	-15	
“首投”“新投”***	+54	+56	+58	46	+27	+18	
中间选票流动	-121	-151	+81	-65	-194	+71	
得票结果	759	644	766	726	539	613	610
“泛绿”票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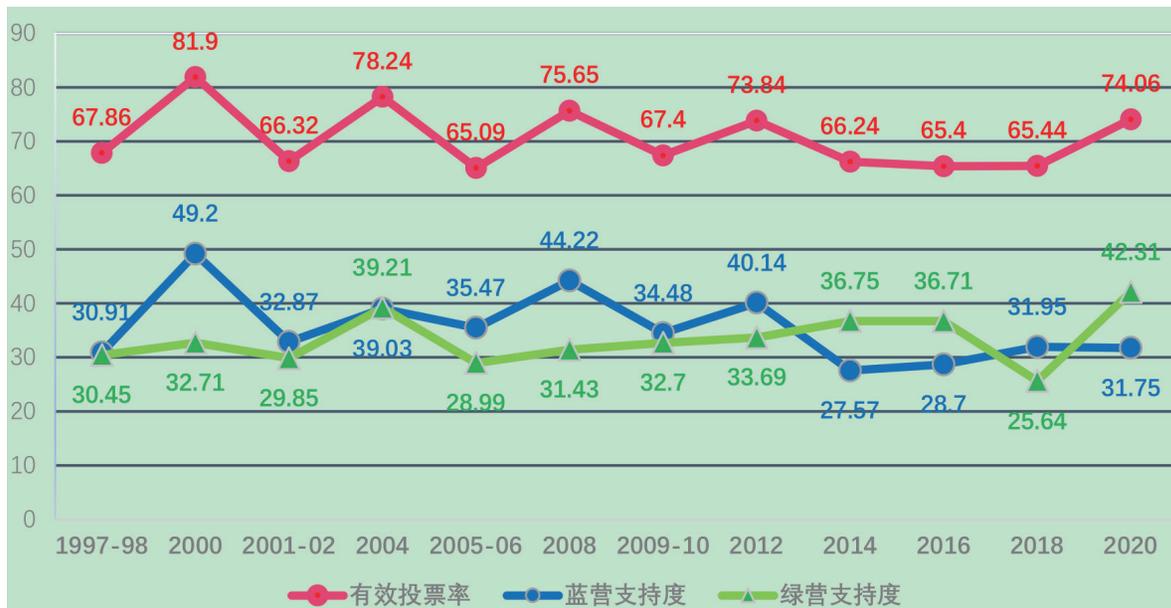
	2000	2004	2008	2012	2016	2020	2018
原有选票	227	498	647	544	609	689	
凋零选票**	-6	-13	-17	-15	-17	-19	
“首投”“新投”***	+82	+68	+48	+56	+63	+73	
中间选票流动	+195	+94	-134	+24	+34	+74	
得票结果	498	647	544	609	689	817	490
总票数	1257	1291	1310	1335	1228	1430	1250
有效投票率	81.9	78.24	75.65	73.84	65.39	74.06	65.44
投票率	82.69	80.28	76.33	74.38	65.39	74.9	66.27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中选会”网站的资料（<http://www.cec.gov.tw/>）整理和推估

*2016和2020年的“首投族”数据源于台湾“中选会”公布的准确资料。2012年及更早的首投族数据媒体报道数字不一，这里根据台湾“内政部户政司”于2018年公布的不同年份的人口数推估。笔者感谢蒋沁志博士候选人的建议和计算。“新投族”系根据新增选民、选民总数、“首投族”和凋零选民的数字计算推估。凋零选民根据周爱萍的统计（截止2013年）和近年公布的数字推估。参见周爱萍：《2000年以来台湾地区人口死亡率水平及其特点》，《人口与社会》2016年（3），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c80522f23b806c550872a3a6796ca4e4&site=xueshu_se。

**2000-2016年期间凋零选票按一般选民凋零率0.036 x 0.75的比例（0.027）计算，2016-2020年期间按一般选民凋零率0.037 x 0.75的比例（0.028）计算。

***“蓝营”和“绿营”所吸纳的“首投”和“新投”选票根据当年选举的有效投票率和“蓝、绿”阵营对年轻人的不同吸引力推估。估计这部分选票占民进党所获选票的比例为：2000年60%；2004年55%；2008年45%；2012年55%；2016年70%，2020年80%。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中选会”网站的资料（<http://www.cec.gov.tw/>）整理和推估

图1 1997年-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县市长选举中“蓝、绿”支持度的变化（百分比）

二、立法机构选举结果评估

与此类似的是2020年选后立法机构中“蓝、绿”席次分布状况。国民党共获得39席，其影响力低于2012年的民进党（40席，另加台联3席），但高于2008年的民进党（27席）。在34个政党不分区席位中，国民党获得33.36%的政党票，低于2008年的民进党（36.9%）；民进党也只获得33.98%的政党票，国、民两党各分到13席。台湾民众党和“时代力量”党分别以11.22%和7.75%的得票率，分得5席和3席。在73个单席选区中，国民党以41.96%的得票率（包括傅崐萁和在嘉义县以无党身份挑战陈明文的林国庆所获选票）分得23席（2008年的民进党以38.2%的得票率分得13席）；民进党以49.26%的得票率（包括由民进党礼让在台北、桃园、台中、屏东以无党身份挑战国民党候选人的林昶佐、赵正宇、洪慈庸、苏震清和在台中代表“台湾基进党”参选的陈柏惟所得选票）分得46席，另由林、赵、苏、陈分得4席。在6个“原住民”选区席位中，国民党3席，民进党2席，无党（高金素梅）1席。总体而言，民进党在立法机构可以掌控65席，加上与其意识形态接近的“时代力量”党3席，高达68席；而国民党只能掌控40席（包括无党高金素梅1席）；台湾民众党另有5席，但比较倾向“绿营”。与2016年选后立法机构的政治生态对比，民进党所掌控的席次原有74个（“时代力量”的5个席位加上无党赵正宇），国民党所能影响的席次只有39个（包括亲民党的3个席次和无党的高金素梅）。时隔四年，民进党在立法机构压倒性领先国民党的格局基本不动。

2020年立法机构选举结果呈现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蓝、绿”选区的固化，发生政党轮替的单席选区只有10个，占73个选区的比例不到14%，意味着四年后立法机构发生“蓝、绿”政治生态巨变的可能性不大。在发生政党轮替的10个选区中，属于“绿转蓝”的6个（新北第1选区、桃园第4选区、台中第3选区、新竹市选区、彰化第3选区和花莲县选区），“蓝转绿”的4个（台北第4选区、台中第2选区、台中第5选区、彰化第1选区）。其中台中八个选区中有3个发生政党轮替，彰化4个选区中有2个发生同样现象，验证了中台湾（台中、彰化、南投）是“蓝、绿”斗争比较激烈的场域，政党轮替率超过三分之一。上述“绿转蓝”的6个选区在2012年本属国民党掌控，2016年才落入民进党手中，算是“光复失地”。特别是台中第5选区的杨琼璦原是该区老“立委”，2016年败给“时代力量”党的洪慈庸，这次再次对阵，终于扳回一局。在“蓝转绿”的选区中，台中第5选区和彰化第1选区均因原“立委”卢秀燕和王惠美在2018年分别当选市长和县长后由同党人士沈智慧和柯呈枋成功补选，但后者缺乏对选区的长期经营而败选。另两位国民党籍的李彦秀（台北第4选区）和颜宽恒（台中第2选区）谋取连任失败，前者败给得到民进党和郭台铭合力支持的高嘉瑜，后者败给民进党礼让的“台湾基进党”陈柏惟，得票差距均不到3%。民进党提名或支持的5位候选人谋取连任失败，包括吕孙绫、郑宝清、洪宗熠、萧美琴和已退出“时代力量”党的洪慈庸，另一位民进党候选人郑宏辉试图接管柯建铭（转任民进党不分区代表）的选区而未果。国民党以新北市所得1席补台北市所失1席，以桃园市所得1席补台中市所失1席；其单席选区席次得以从原来的20席增加到23席系因新竹县新增1个选区以及新竹市和花莲县选区的翻盘。除了以无党身份参选的林昶佐、苏震清和傅崐萁（选后入党）以相对多数当选外，两党胜选者中还各有13人未获得过半选票（表2中以斜体字标识这29个当选者的得票率）。这29个选区中的花莲、金门和马祖系因“蓝营”多人参选而无人过半；新北10区的民进党候选人吴琪铭仅获得44.77%选票，如果不是因为出生国民党的李缙颖（原国民党“立委”李嘉进之子）脱党参选又获得郭台铭支持而瓜分去18.83%的选票，代表国民党参选的林金结（获得35.6%的选票）或可当选。这26个选区下次在多大程度发生政党轮替是影响未来立法机构政治生态的重要观测指标（表2）。

表2 立法机构单席选区的选举结果

县市/选区		12 当选人	16 当选人	民进党候选人和得票数、率 %			国民党候选人和得票数、率 %		
台北市	1	丁守中	吴思瑶	吴思瑶⊕	107850	52.12	汪志冰	83566	40.38
台北市	2	姚文智	姚文智	何志伟⊕	123652	62.87	孙大千	68667	34.91
台北市	3	罗淑蕾	蒋万安	吴怡农	99539	45.4	蒋万安⊕	112784	51.44
台北市	4	蔡正元	李彦秀	高嘉瑜⊕	125138	50.12	李彦秀	118432	47.44
台北市	5	林郁方	林昶佐	林昶佐⊕	81853	44.91	林郁方	76437	41.94
台北市	6	蒋乃辛	蒋乃辛	谢佩芬	75718	42.32	林弈华⊕	93785	52.41
台北市	7	费鸿泰	费鸿泰	许淑华	79057	43.0	费鸿泰⊕	85082	46.28
台北市	8	赖士葆	赖士葆	阮昭雄	67470	34.99	赖士葆⊕	96377	49.98
新北市	1	吴育升	吕孙綾	吕孙綾	110162	42.81	洪孟楷⊕	119401	46.4
新北市	2	林淑芬	林淑芬	林淑芬⊕	132591	62.37	黄桂兰	77625	36.51
新北市	3	高志鹏	高志鹏	余天⊕	90022	45.77	李翁月娥	63832	32.45
新北市	4	李鸿钧	吴秉叡	吴秉叡⊕	119461	55.13	陈明义	80455	37.13
新北市	5	黄志雄	苏巧慧	苏巧慧⊕	106368	57.1	黄志雄 4	77919	41.83
新北市	6	林鸿池	张宏陆	张宏陆⊕	88236	54.35	林国春	69178	42.61
新北市	7	江惠贞	罗致政	罗致政⊕	82764	46.95	柯志恩	70659	40.08
新北市	8	张庆忠	江永昌	江永昌⊕	101068	47.22	邱烽尧	95471	44.6
新北市	9	林德福	林德福	蔡沐霖	68206	37.68	林德福⊕	102108	56.41
新北市	10	卢嘉辰	吴琪铭	吴琪铭⊕	92665	44.77	林金结	73686	35.6
新北市	11	罗明才	罗明才	张铭佑	73755	34.52	罗明才⊕	124714	58.37
新北市	12	李庆华	黄国昌	赖品妤	84393	45.36	李永萍	81613	43.87
桃园市	1	陈根德	郑运鹏	郑运鹏⊕	104735	46.12	陈根德	97787	43.06
桃园市	2	廖正井	陈赖素美	黄世杰⊕	111963	51.64	吴志扬	99281	45.79
桃园市	3	陈学圣	陈学圣	彭俊豪	90148	42.59	鲁明哲⊕	100463	47.46
桃园市	4	杨丽环	郑宝清	郑宝清	97316	46.5	万美玲⊕	102763	49.11
桃园市	5	吕玉玲	吕玉玲	蒋絮安	89629	44.44	吕玉玲⊕	94218	46.72
桃园市	6	孙大千	赵正宇	赵正宇⊕	115496	58.44	陈学圣	82152	41.56
台中市	1	蔡其昌	蔡其昌	蔡其昌⊕	106376	66.69	林佳新	47050	29.496
台中市	2	颜清标	颜宽恒	陈柏惟⊕	112839	51.15	颜宽恒	107766	48.85
台中市	3	杨琼璿	洪慈庸	洪慈庸	90213	45.79	杨琼璿⊕	91182	46.28
台中市	4	蔡锦隆	张廖万坚	张廖万坚⊕	119886	50.9	黄馨慧	96460	40.95
台中市	5	卢秀燕	卢秀燕	庄競程⊕	114738	44.63	沈智慧	109466	42.58
台中市	6	林佳龙	黄国书	黄国书⊕	113128	55.91	李中	80478	39.78
台中市	7	何欣纯	何欣纯	何欣纯⊕	149538	63.3	庄子富	80000	33.86

县市/选区		12 当选人	16 当选人	民进党候选人和得票数、率 %			国民党候选人和得票数、率 %		
台中市	8	江启臣	江启臣	翁美春	62471	38.92	江启臣⊕	94750	59.03
台南市	1	叶宜津	叶宜津	赖惠员⊕	99344	55.64	蔡育辉	68568	38.4
台南市	2	黄伟哲	黄伟哲	郭国文⊕	120097	63.96	李武龙	66270	35.296
台南市	3	陈亭妃	陈亭妃	陈亭妃⊕	136815	69.77	童小芸	52886	26.97
台南市	4	2020年选区重划新增		林宜瑾⊕	113046	59.1	林燕祝	71052	37.15
台南市	5	许添财	林俊宪	林俊宪⊕	110547	55.4	蔡淑惠	67364	33.76
台南市	6	陈唐山	王定宇	王定宇⊕	116174	58.85	洪秀柱	72137	36.54
高雄市	1	邱议莹	邱议莹	邱议莹⊕	91561	55.92	王龄娇	55373	33.82
高雄市	2	邱志伟	邱志伟	邱志伟⊕	126469	63.17	黄韵涵	70867	35.397
高雄市	3	黄昭顺	刘世芳	刘世芳⊕	102300	43.74	黄昭顺	87665	37.49
高雄市	4	林岱桦	林岱桦	林岱桦⊕	118219	60.03	徐庆煌	56774	28.83
高雄市		管碧玲	管碧玲	2020年选区重划撤销					
高雄市	5	李昆泽	李昆泽	李昆泽⊕	123239	52.27	黄柏霖	92220	39.11
高雄市	6	赵天麟	赵天麟	赵天麟⊕	128072	52.94	陈美雅	92337	38.17
高雄市	7	许智杰	许智杰	许智杰⊕	114998	51.1	李雅静	86127	38.27
高雄市	8	林国正	赖瑞龙	赖瑞龙⊕	135052	57.73	陈丽娜	83148	35.54
基隆市	1	谢国梁	蔡适应	蔡适应⊕	104082	47.29	宋玮莉	83689	38.02
新竹县	1	徐欣莹	林为州	周江杰	54862	36.93	林为州⊕	74087	49.88
新竹县	2	2020年选区重划新增		郑朝方	56075	34.62	林思铭⊕	58575	36.17
新竹市	1	吕学樟	柯建铭	郑宏辉	82011	31.8	郑正铃⊕	95298	36.97
苗栗县	1	陈超明	陈超明	罗贵星	56622	37.98	陈超明⊕	73154	49.07
苗栗县	2	徐耀昌	徐志荣	徐定禎	50629	30.07	徐志荣⊕	91144	54.12
彰化县	1	王惠美	王惠美	陈秀宝⊕	96191	52.03	柯呈枋	88690	47.97
彰化县	2	林沧敏	黄秀芳	黄秀芳⊕	83013	45.11	张瀚天	78177	42.48
彰化县	3	郑汝芬	洪宗熠	洪宗熠	83380	43.79	谢衣凤⊕	97396	51.15
彰化县	4	魏明谷	陈素月	陈素月⊕	103740	53.42	萧景田	78603	40.48
南投县	1	马文君	马文君	蔡培慧	63691	46.43	马文君⊕	73480	53.57
南投县	2	林明溱	许淑华	陈癸佑	59322	40.62	许淑华⊕	80067	54.83
云林县	1	张嘉郡	苏洽芬	苏洽芬⊕	94786	50.61	张嘉郡	86862	46.38
云林县	2	刘建国	刘建国	刘建国⊕	119468	57.3	谢淑亚	82150	39.4
嘉义县	1	翁重钧	蔡易余	蔡易余⊕	81028	57.55	王启澧	56256	39.96
嘉义县	2	陈明文	陈明文	陈明文⊕	72141	46.14	林国庆	64415	41.2
嘉义市	1	李俊偲	李俊偲	王美惠⊕	80333	50.2	傅大伟	53154	33.22
屏东县		苏震清	苏震清	2020年选区重划撤销					

县市/选区		12 当选人	16 当选人	民进党候选人和得票数、率 %		国民党候选人和得票数、率 %			
屏东县	1	王进士	钟佳滨	钟佳滨⊕	119871	49.55	叶寿山	90467	37.397
屏东县	2	潘孟安	庄瑞雄	苏震清⊕	107956	46.98	周佳琪	91168	39.67
宜兰县	1	陈欧珀	陈欧珀	陈欧珀⊕	121526	46.23	吕国华	89380	34
花莲县	1	王廷升	萧美琴	萧美琴	56485	40.53	黄启嘉	17507	12.56
							傅崐萁⊕	64060	45.97
台东县	1	刘棹豪	刘棹豪	刘棹豪⊕	41493	53.09	张志明	32737	41.88
澎湖县	1	杨曜	杨曜	杨曜⊕	26737	53.77	欧中慨	22332	44.91
金门县	1	杨应雄	杨镇浚	不提名	/	/	陈玉珍	21875	46.64
连江县	1	陈雪生	陈雪生	李问	/	/	陈雪生	2938	48.97
选区票小计		13885428			6839819	49.26	/	5826056	41.96
政党票对比		14160138			4811241	33.98	/	4723504	33.36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中选会”网站的资料（<http://www.cec.gov.tw>）整理和计算

参选人士中用黑体字者，属于寻求连任的单席选区“立委”。⊕表示当选者，/表示未有参选者。得票率中的斜体凸显未获过半选票的当选者。

立法机构选举的第二个特点是民、国两党单席选区候选人合计得票率（49.26%比41.96%）均明显高于两党的政党票得票率（33.98%比33.36%）。在以往选举中，两党单席选区候选人合计得票率一般只是略高于政党票得票率，唯有民进党在2012年选举中因为“台联党”的分票导致其政党票明显低于选区得票率（34.6%比43.8%）和国民党在2016年选举中因为亲民党、新党的分票导致同一现象（26.9%比38.9%）。2020年国、民两党的政党票得票率合计不到68%，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两党都不满意，而将选票投给台湾民众党、“时代力量”党、亲民党（得票率3.66%）、“台湾基进党”（得票率3.16%）、“绿党”（得票率2.41%）、新党（得票率1.04%）、“一边一国行动党”（得票率1.01%）等17个政党。其中“时代力量”党、“台湾基进党”、“绿党”、“一边一国行动党”等8个“独派”小党所获政党票占比15.07%，加上民进党合计占比49.05%，较之蔡英文的得票率57.13%尚差8.08%；国民党、亲民党等“泛蓝”政党的得票率为39.73%，较之韩、宋合计得票率42.87%也差3.14%；台湾民众党所获11.22%的政党票正好填补了这两个空缺（表3），验证了台湾民众党的政治色彩基本偏“绿”。不管是就民进党在立法机构的一党独大还是意识形态相近而言，民众党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跟国民党团合作颇有疑问。如果将民众党定性为“泛绿”政党，“蓝、绿”政党光谱就是四六开了。

表3 政党票得票情况及其与地区领导人得票率的关联分析

政党	得票数	政党	得票数	政党	得票数
民进党	4811241	台湾民众党	1588806	中国国民党	4723504
“时代力量”	1098100			亲民党	518921
“台湾基进党”	447286			新党	147373
“绿党”	341465			安定力量	94563
“一边一国行动党”	143617			“国会政党联盟”	40331
“台湾团结联盟”	50435			中华统一促进党	32966

政党	得票数	政党	得票数	政党	得票数
“喜乐岛联盟”	29324			宗教联盟	31117
“台湾维新党”	11952			劳动党	19941
“台澎党”	11681			合一行动联盟	17515
合计票数	6945101	合计	1588806	合计	5626231
得票率	49.05%	得票率	11.22%	得票率	39.73%
蔡得票率	57.13%			韩+宋得票率	42.87%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中选会”网站资料（<http://www.cec.gov.tw/>）整理

立法机构选举的第三个特点是国民党籍单席选区候选人的合计得票率比韩国瑜高出 3.35%，构成了宋楚瑜所获选票的主要来源。蔡英文的得票率比民进党籍选区候选人的得票率高了近 8%，主要靠国民党两党以外的选区候选人的得票率（8.78%）来补足。支持国民党候选人的选民具有一定的分裂投票取向。最典型的是南投县两位国民党籍候选人共获得 15.3 万票，但韩、宋合计只得 14.7 万票，相差 6000 票。蔡英文在该地区反而领先韩、宋合计票数 5000 张以上，以 15.2 万票和 50.83% 的得票率胜出。国民党籍选区候选人以 54.22% 得票率大幅领先民进党籍候选人，但韩国瑜在南投却只获得 44.72% 的选票，两者相差高达 9.5%，远高于 3.35% 这一平均值。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南投的观光业者认同郭台铭而不认同韩国瑜所致。^[3] 其实，在 2016 年的“二合一”选举中，国民党籍两位“立委”当选人共获得 13.7 万票，但朱立伦和宋楚瑜的合计票数也只有 12.4 万，低于蔡英文的 13.6 万，说明“蓝、绿”阵营在南投对不同选区选票的激烈争夺并非因韩而起。不过在高雄，韩国瑜的得票率只比国民党籍选区候选人的得票率略低 1.44%，两者的差距远低于南投，也低于平均值（表 4）。

表 4 县市长、区域“立委”和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蓝、绿”得票比较（南投县、高雄市）

县市	选举类别	“泛绿”			“泛蓝”			有效票数	合格选民	有效投票率
		得票数	得票率	支持度	得票数	得票率	支持度			
南投	县长	97460	33.28	23.59	195385	66.72	47.28	292845	413222	70.87
	“立委”	123013	43.44	31.44	153547	54.22	39.24	283203	391271	72.38
	地区领导人	152046	50.83	36.77	133791 *13315	44.72 *4.45	32.36 *3.22	299152	413485	72.35
高雄	市长	742239	44.80	32.54	892545	53.87	39.12	1656907	2281338	72.63
	“立委”	939910	54.29	41.20	624511	36.07	27.55	1731386	2266452	76.39
	地区领导人	1097621	62.23	47.73	610896 *55309	34.63 *3.14	26.57 *2.41	1763826	2299558	76.70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中选会”网站资料（<http://www.cec.gov.tw/>）整理和计算。表中“支持度”指的是“蓝、绿”选票占选民的百分比。得票率和有效投票率均为百分比。* 为宋楚瑜所得选票、得票率和支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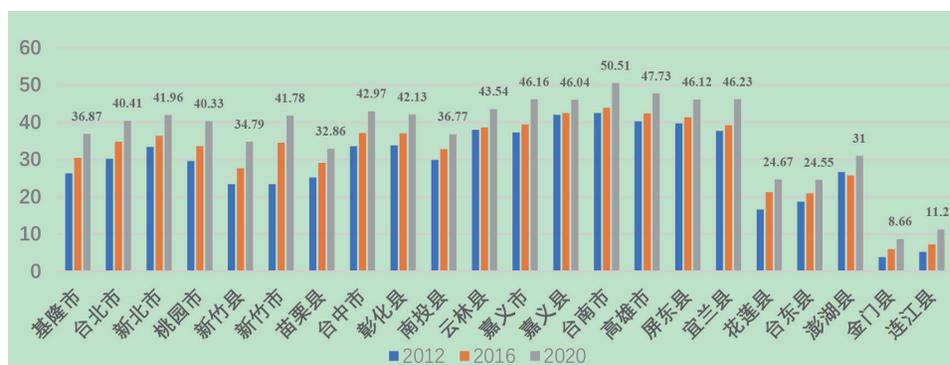
三、南北县市“蓝、绿”光谱的变与不变

台湾的“蓝、绿”政治光谱，在地域分布上曾有“北蓝南绿”的说法。在2005年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的执政县市大幅减少，被压缩到浊水溪以南的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市、高雄县市和屏东县。在2009年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新增宜兰县，从而在中央山脉以东，再次形成“北绿南蓝”的局面。在2010年“五都”选举中，国民党保住“北三都”（台北、新北、台中），民进党固守“南二都”（台南、高雄），“北蓝南绿”的地域版图得以延续。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新增嘉义市、彰化县、台中市、桃园市、新竹市、基隆市和属于外岛的澎湖县，形成北部“蓝大于绿”（国民党掌控的新北市和苗栗县的地域和人口明显高于民进党掌控的桃园市、新竹市和基隆市）、中部“绿大于蓝”（国民党仅守住南投县）、南部全面“绿”化、东部“北绿南蓝”的格局。2018年“九合一”选举后，国民党掌控的地域新增了高雄市、嘉义市、云林县、彰化县、台中市、宜兰县和澎湖县，民进党仅维持对北部三个城市（桃园市、新竹市、基隆市）和南部一市二县（台南市、嘉义县、屏东县）的执政权。北部仍然“蓝大于绿”，南部则是“绿大于蓝”（嘉南屏的地域和人口之和超过高雄市），“北蓝南绿”的历史遗绪依稀可辨。其中，高雄市作为民进党的大票仓长达20年以上，出现政治大翻盘，确实出人意料。

二十年来民进党在高雄市选举中的得票数一直领先国民党，在高雄县市合并前的1997-1998年领先3.5万，2001-2002年领先17万，2005-2006年领先11.7万，合并后的2010年领先50万（但因独立参选人杨秋兴分去20万左右“泛蓝”选票，实际领先票数应为30万左右），2014年领先54万。但到2018年选举时，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反差韩国瑜15万。在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蔡英文在高雄的得票数历来比“蓝营”候选人高：2012年比马英九多15万；2016年比朱、宋合计票数多40万以上，得票率高达63.39%；2020年比韩、宋合计多43万以上，得票率略降为62.23%。

导致蔡英文在高雄得票数上升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韩国瑜在2018年所获选票大量回归“绿营”。在2020年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韩国瑜在高雄市所获选票比其竞选市长时剧降28万以上，即使考虑到宋楚瑜的分票效应，也比其2018年所获选票短缺了22万以上。既然2020年高雄市投票率再创历史新高，可以判断这部分选票是回归“绿营”，而非弃而不投。其二是在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高雄市的有效投票率高达76.7%（投票率为77.44%，高于全台湾的74.9%），较之2018年的高点72.63%（投票率为73.54%，高于全台湾的67%左右）再攀升4个百分点以上，新增了10万左右基本属于“绿营”的选票。这些选票2018年在“韩流”的高潮期没有投出，但2020年被民进党成功催出。韩国瑜2019年12月21日在高雄造势，吸引了50万以上支持者；12月29日台中造势，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仍有30万民众参加；2020年1月9日凯达格兰大道的造势活动，更有破百万的民众投入；选前回师高雄造势，仍以50万参与者领先蔡英文同时在高雄所聚集的30万人。这些活动固然有凝聚“蓝营”士气的作用，但也增加了一些“绿营”支持者的焦虑感，导致高雄成为两军对垒的主战场。蔡英文在高雄所得选票比2018年市长选举中陈其迈所得选票多出35万，除了“绿营”选票大量回流外，跟这部分因为高投票率被“催出来”的“绿票”也有很大关系。撇开选票流动这一关键因素，2018年的高投票率（有效票数比2016年地区领导人选举时高雄所开出来的150万票多了15万）确实有利于拉抬韩国瑜的选情，但2020年的更高投票率又增加了蔡英文的领先度。^[4]高投票率对两党候选人可谓双刃剑。

高雄选票的再次翻盘说明民进党在南部的根基还是比北部更为雄厚。从图2可以看出，在2020年选举中，蔡英文所获支持度较高的县市依次为台南市（50.51%）、高雄市（47.73%）、宜兰县（46.23%）、嘉义市（46.16%）、屏东县（46.12%）、嘉义县（46.04%）和云林县（43.54%），明显高于其在全台的平均值42.31%。蔡英文在北部县市的支持度则低于这一平均值，在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台东县以及金门、马祖的支持度更明显低于国民党。但总体说来，国民党在北部的传统优势已经丧失（图3）。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中选会”网站的资料 (<http://www.cec.gov.tw/>) 整理

图2 2012年-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蔡英文在各县市的支持度比较(百分比)

图3除了对比2020年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蓝、绿”阵营所得票数占各县市选民的比例外，还列举了2018年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和高雄市长选举中的“蓝、绿”支持度以作比较。可以看出，因为投票率的升高，“蓝营”的支持度在台北市和桃园市分别增加了8.22%和5.55%；在新北市、台中市和高雄市则分别下降4.12%，4.92%和10.15%。其中，台北市的明显上升是因为柯文哲所得选票本来就不该全数计入“绿营”所享有的支持度，而高雄市的明显下降则源于韩国瑜在2018年确实暂时吸纳了相当数量的“绿营”选票。如上所述，2020年韩、宋在高雄所得选票合计较2018年的韩国瑜少了22万，韩、宋在新北市所得选票比2018年的侯友宜少了9万，在台中市则比2018年的卢秀燕少了将近10万。出现这一明显反差的原因很多，但不排除在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中，不少本属“绿营”的支持者（包括“基督教长老教会”会众）因为反同婚以及对蔡英文不满，而赌气将选票给了韩国瑜，导致始料未及的选举翻盘。

四、影响2020年“二合一”选举结果的内外因素

如上所述，国民党在2020年选举失败的关键原因是“泛绿”的投票热度和中间选民投票行为的改变。其深层原因跟国、民两党的内部分合和台湾的外部环境都有很大关系。

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两党在县市长选举的得票率合计87.95%，国民党领先9.63%；在县市议员选举的得票率合计71.44%，国民党领先9.34%。国民党选得太好，赢得太快，导致党内多人对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参与爆炸”。迅速崛起的“韩流”既有赖王金平在高雄的人脉和长期经营，也离不开党主席吴敦义的运筹帷幄；既有赖朱立伦对新北市和台中市的辅选之力，也少不了郭台铭在国民党最困难时期所提供的财力支持。这些人难免都想代表国民党参加地区领导人选举，颇有非我莫属的“使命感”。在“九合一”选举中，韩国瑜跳出高雄打选战，发挥“墙外开花墙内香”的功效，同时也营造出“一人救全党”的形象。民进党在2018年选后先是“拱韩挡朱”，继而“黑韩拱郭”，目的就是裂解“泛蓝”阵营。柯文哲先是摆出参选姿态，随后又放弃，凸显韩国瑜的“落跑市长”形象。虽然吴敦义和王金平最后均未出场，但王金平对韩国瑜未能履行诺言为其“保驾护航”怨恨难消，郭台铭又有被国民党领导层利用的感觉。围绕党内初选，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感性诉求和幕后密商，冲淡甚至取代了理性的政见辩论，再次给外界留下该党“外斗外行，内斗内行”的印象。2019年6月中旬民进党结束党内初选后，国民党内的卡位之争方兴未艾，“黑韩”、“换韩”之声一直干扰韩国瑜的选情，削弱其民意满意度。7月下旬蔡英文随从的境外香烟走私案，很快就被郭、柯、王“桃园三结义”的新闻所冲淡。蔡英文民意满意度之所以超越韩国瑜，固然有外部原因（香港事件和台湾内部的“拒统”

声浪),但横跨“蓝、绿”政党的“黑韩产业链”无疑是关键原因。事实上,台湾社会对国民党的认同度就是在2019年下半年开始急剧下滑的。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中选会”网站的数据(<http://www.cec.gov.tw/>)整理和计算。表中未投票的比例包括废票

图3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蓝、绿”阵营在各县市的支持度比较

虽然郭、柯、王“中秋起义”、投入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戏码没有发生,郭台铭退党而不参选,但他拒不挺韩,反而支持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陈学圣和李彦秀的竞争对手赵正宇和高嘉瑜。同时,郭台铭和王金平为国民党高雄“立委”候选人黄韵涵站台却拒不挺韩,等于昭告外界,国民党初选所留下的裂痕已经无法化解。此外,吴敦义在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问题上也留下公器私用、优柔寡断、缺乏领导权威的形象。从一开始想让自己名列第一,在内部压力下不断后撤,一路挪到危险边缘的第14名。吴敦义的口无遮拦(例如对女性的歧视言语)和韩国瑜的民粹风格,都决定了其难以得到中产阶级和年轻选民的更多支持。韩国瑜公开挑战民调的科学性,更难得到“知识蓝”的认可。从宏观上看,国民党内的初选,既反映了世代更替的难题,也凸显了“建制派”与“非建制派”的矛盾,折射出“草根蓝”与“精英蓝”的内在张力。韩国瑜身上兼具“非建制派”与“草根蓝”的特点,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争取“精英蓝”的支持,并改变国民党内论资排辈、密室协商的保守性,为这一百年老党注入新鲜活力。但从这次败选来看,他显然根基有限,且准备不足。

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失败，一度催化了党内的派系斗争。蔡英文和赖清德先后辞去党主席和行政部门负责人位置，承担败选责任。党内主要派系领袖几经协商，由桃园市长郑文灿等中生代出面，推举卓荣泰竞选民进党主席，击败了代表“独派”的另一竞选者游盈隆。由于郑文灿在领衔推举卓荣泰的问题上，未事先跟“新潮流系”的其他领导人进行内部协商，引起“北流”代表性人物段宜康的不满，连带诱发“新系”大佬吴乃仁的“退流”、退党行为。在赖清德是否应该接受蔡英文“慰留”而被“捆绑”的问题上，“新系”内部亦有分歧。赖执意辞职后，蔡英文任命竞选新北市市长落败的党内政敌苏贞昌回锅履新，参选高雄、台中市长落败的陈其迈、林佳龙分别担任“副院长”和“交通部长”，被台媒戏称为“败选内阁”。同时，摆脱蔡英文捆绑的赖清德勤走基层，保持个人的政治热度，不惜参加辜宽敏举办的台湾“制宪”活动，并在2019年3月中旬助其子弟兵郭国文成功补选台南“立委”后，投入争夺2020年地区领导人提名权的党内初选。与国民党不同的是，民进党在蔡英文主政后，精英化倾向逐渐掩盖了其固有的草根性，导致蔡英文与传统“独派”的矛盾日益加剧。一些“独派”人士在蔡英文学历真假问题上的发难，主要是对其未能“特赦”陈水扁、走激进“台独”路线以及政治利益分配不均的不满，在党内初选中自然成为赖清德的支持者。不过，民进党的内部矛盾随着初选的结果很快平息，赖清德最后也同意作为蔡英文的副手投入选举。

国、民两党内部整合的成败难免影响到中间选民对两党的观感。虽然国、民两党都具有组织优势，但也带有一定的历史包袱，包括内部派系斗争。人们常说国民党“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其实民进党也不乏因为“祸起萧墙”而导致政党形象跌落、选战败北的先例。“内斗”的激烈程度固然会影响“外斗”能力，但后者也可影响前者。当某一政党在政党竞争中处于强势地位时，可用选后政治利益分配的期货，约束内部分歧，避免矛盾激化，例如2008年选前的国民党和2016年选前的民进党；而当某一政党在政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时，就很难维持内部团结，互相拆台在所难免，例如2008年的民进党和2016年的国民党。以此观之，2019年民进党在初选过程中的空前矛盾，跟2019年上半年民进党的行情看跌或有难解之缘。而国民党在2019年7月初选结束后仍然纷争不已，跟该党在与民进党的外部竞争中渐渐陷于不利地位也有关联。

蔡英文在2018年选举惨败后，拒不接受“九二共识”，将其等同于“一国两制”，利用岛内“拒统”情绪和香港“修例”风波，将自己塑造成敢对大陆呛声的“辣台妹”，以此区别于接受“九二共识”、以“高雄发大财”和两岸关系“你依我依”获得基层选民支持的韩国瑜，并将其描绘成“反年改”、“反性平权”、“反转型正义”、“反绿能”的过时政治人物，以此转移岛内民众对自己用人不当、执政无能的印象，甚至不惜赶在选前强力通过“反渗透法”，以催促“深绿”选票为能事。在涉外关系上，蔡英文当局利用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与国会的撑腰，极力渲染台湾对美国的“民主价值”和“战略价值”，以此掩盖“雪崩式断交”和无法参加国际组织活动对其执政形象的影响。2019年3月下旬，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办公场所接待“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商谈“印太民主治理协商机制”问题，并于9月在台北举办首届会议。5月，台外事部门公开宣称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华盛顿三家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于4月初举办“‘台湾关系法’40周年与美台关系”研讨会，邀请蔡英文进行视讯对话，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墨菲做压轴演讲。美国众议院于5月初通过“台湾保证法”后，台湾“驻美代表处”在美国国会大楼举办纪念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的酒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21位众议员和6位参议员出席这一酒会，行政部门的参加者包括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组织事务和军政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首席助理部长、国安会网络政策主任、亚洲经济安全主任等重要官员。同时，美方公开宣称其海军陆战队早已入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新馆，并将对台军售常态化，

仅2019年就对台出售三批价值百亿美元的武器,包括F-16V型战机和M1A2T战车,以加强台湾的非对称作战能力。此外,蔡英文3月间过境美国夏威夷时与美军将领会面,酆英杰在8月下旬访问高雄左营,参观美国售台军舰,美台间的“准军事同盟”关系有了新的进展。在台欧关系方面,6月间欧盟与台湾在布鲁塞尔举办首届数字经济对话会(Dialogue on Digital Economy),台“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美伶和欧盟委员会负责通讯、网络事务的秘书长Roberto Viola作为共同主席参加,双方就工业数字化、人工智能发展策略、线上平台和信息安全等问题上进行深入讨论,并计划2020年在台举办第二届会议。^[5]欧盟与台湾当局继2018年3月举办第一届人权咨商会议后,于2019年6月举办性平权工作坊(EU-Taiwan Gender Mainstreaming Workshop),除了双方官方人士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韩国的政府官员也到场参加。^[6]在选举期间,蔡英文当局在改善民生乏善可陈、力推性平权法而得罪传统选民的情况下,力图寻求台湾对外交往的突破,以“亲美、抗陆、拒统”为竞选主轴来拉抬选情。^[7]虽然蔡英文在2019年下半年不再“过境”美国,但韩国瑜阵营判定美国早已设定支持蔡英文继续执政的政策基调,只能婉谢“美国在台协会”让其再度访美的邀请。

虽然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在正式宣布投入党内初选前,于2019年4月应邀访问了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但美方主要是基于互相了解、互相影响的策略考虑与国民党交往。在中美战略竞争上升的情况下,美国更相信蔡英文当局可以在更大程度上配合美方的需求,对台湾两大政党难免有所偏好。在民进党竞选主轴和美国等外部因素的牵动下,韩国瑜不得不对其并不熟悉的台湾涉美关系和两岸统一问题表态,在访美期间公开喊出“市场靠大陆、科技靠日本、国防靠美国”的口号,强调美国是台湾在经济、安全、军事、政治方面的“盟友”,但台湾不能因为无法妥善处理两岸关系,而拖累美国。^[8]在香港因修例引发社会风波后,又用非常直白的语言,公开否定“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可行性。由于韩国瑜在“亲美”与“拒统”的问题上不能跟民进党有所区隔,只能以“和陆”的政治主张与民进党的“抗陆”政策拉开距离。但这种做法是无法让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政府放心的。

蔡英文操作“芒果干”,利用中美关系的摩擦、香港修例风波和大陆对和平统一的呼吁,“联美拒陆”,制造两岸的紧张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岛内的民意走向。根据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系列调查,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受访者比例与自认为是中国人或两者都是的比例的差距,已经从2018年的12.6%(平均值,下同)进一步扩大到2019年的23.8%;统“独”立场上的差距,从2018年的4.2%(“独”略高于统)进一步扩大到2019年的18%。与此同时,偏好国民党的比例从2018年的25.4%下降到2019年的24.1%,偏好民进党的比例从20.1%猛涨到28.6%,中立无反应的从49.1%下降到40.0%,2018年国民党领先民进党5.3%,到2019年反差4.5%。

五、结论

2020年台湾地区的“二合一”选举是在民进党执政绩效引发社会争议、国民党精英结构与“韩流”发生碰撞、岛内多数民众因大陆发展态势和政策导向产生台湾终将被统一的焦虑感、美国又对台海局势强力进行“再平衡”的背景下展开的。虽然第三势力试图见缝插针,但未能改变国、民两党政治的基本格局。“绿涨蓝消”的态势和“蓝、绿对抗”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大陆因素和美国因素对岛内不同群体日渐增大的影响力。台湾民众鉴于政治精英人物无法兼顾经济民生(依托大陆谋求发展机遇)和政治自主(与大陆疏离),只能接受剧烈而频繁的“钟摆效应”以求暂时平衡,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寄望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发泄心中郁闷。柯文哲、韩国瑜、郭台铭等人声势鹊起跟上述社会心理当有关联。唯从长期发展的观点来看,尚难断言国民党已经无法东山再起或传统的精英政治已经过时,亦难

断言以柯文哲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将取代国民党在台湾政党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肯定的是，社交媒体和社会矛盾的浓密交织将使岛内政局和内外政策走向充满更大变数。

有人认为民进党谋取“台独”，国民党追求“独台”，两者是“一丘之貉”；与其支持“不接地气”的国民党，不如寄望以“超越蓝绿”自诩的第三势力的“无色觉醒”；也有人希望通过柯文哲转化或裂解民进党。但基于台湾政治现实，似不应寄望第三势力。首先，国民党固然跟民进党一样“拒统”，但民进党更热衷于推进“台独”，国民党在原则上尚未完全排除统一选项，也不接受“台独”选项，比民进党略微接近大陆的政策立场。其次，在回避国家统一问题上，如果说国民党比起民进党有“五十步笑一百步”之嫌的话，那么，所谓“推倒分隔蓝绿高墙”的“白色力量”的大陆政策，难免有朝“拒统”的方向行“七十五步”而笑“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嫌。第三，“白色力量”是否有助于裂解民进党尚待观察，但以往经验表明其力道更多是朝裂解“泛蓝”阵营的方向发功。在台湾真正能超越“蓝、绿”政党、接受国家统一的力量目前尚属少数，名为“超越”、实则游离于“蓝、绿”之间的“第三势力”，与大陆方面的政策立场的差距较国民党为甚，也不可能成为“下架民进党”的主要力量。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颠覆了从县市长选举推论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西瓜效应”假说。如果说，在1997年和2005年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和国民党的先后胜出对2000年和2008年的两次政党轮替都有规律可循的话，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的惨败则更为清晰地透视出2016年选举的定数。在2004、2008和2012年三次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民两党在其执政县市获得过半选票，已经逐渐成为一条规律。在2016年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泛蓝”两组候选人合计得票数仅在国民党执政的新北市和南投县未能过半，蔡英文仅在民进党执政的基隆市未能过半，“蓝、绿”的县市执政版图对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的影响亦有规律可循。但2018年“九合一”选后国民党所掌握的15个县市的执政资源，却无法转化为2020年地区领导人的选票。从2016年经2018年到2020年的三次选举，呈现出快速的“钟摆效应”，这是否意味着有更多中间选民有意采取“分裂投票”策略，让两大政党互相牵制？这是需要进一步观察的。如果对比2016年和2020年的“二合一”选举结果，“蓝、绿”得票率的微妙区别有二。第一，“蓝、绿”得票差距以地区领导人选举为最，立法机构不分区政党票次之，单席选区候选人所代表的政党的合计得票率再次之。第二，在这三种类型的选票中，“泛绿”在地区领导人选举的领先度增加了2%，在立法机构选举的领先度反而减少了2%左右（图4）。这意味着在2024年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民党可能尚难东山再起，但在立法机构的选举中则有一定的成长空间。后者取决于败选后的国民党如何通过世代交替，争取年轻选票的支持。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中选会”网站资料（<http://www.cec.gov.tw/>）整理。政党不分区得票率按“蓝、绿”归类统计
图4 2016—2020年三次选举中“泛蓝”和“泛绿”得票数变化（百分比）

值得注意的是,面向底层的民粹主义诉求过去是民进党的选举利器,在近年选举中却成了国民党“草根蓝”的有力抓手。在马英九执政时期,民进党攻击国民党借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图利财团”,以此向庶民社会喊话。而在蔡英文执政时期,大陆重视台湾“三中(中下层、中南部、中小企业主)一青(青年)”的既定政策对台湾基层民众的好处,恰恰因为两岸关系的低迷而让底层社会更为“有感”。与此同时,台湾的部分中上层阶级却因为大陆的迅速发展和谋求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诉求的强化,而产生莫名的“焦虑感”,将对政治自主的追求,视为比通过两岸交流改善民生更为重要的政策议题。台湾的社会分歧折射出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对价值的不同追求。前者重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后者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即自我表达的价值(self-expression values)。^[9]在民进党掌握行政和立法的丰沛资源、强行通过“反渗透法”、干扰对其不利的自由言论的情况下,仍有四成左右的选票(包括“钢铁韩粉”)支持“泛蓝”政治人物,说明马英九以“九二共识”打通台湾经济“任督两脉”的政策思路仍有一定的市场。仅凭民进党在2020年选举中的胜出,不能说明经济和民生议题不重要。事实上,蔡英文的胜选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台湾经济形势因美日扶持而重登“四小龙”的榜首。^[10]

展望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台湾政党政治中“绿大于蓝”的格局短期可能难以改变,具体变化尚需观察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是胜选后的民进党如何平衡美国和大陆两个因素对台湾未来发展的不同影响以及内部的卡位之争。赖清德趁“就职”之前,以台湾地区准副领导人的身份,赴美参加2020年2月初的“祈祷早餐会”,既是为个人未来卡位暖身及寻求美方支持,也意味着美台勾连的进一步发展,难免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第二是败选后的国民党能否通过党主席改选真正实现世代更替,争取年轻人的支持,同时妥善处理党内“精英蓝”与“草根蓝”以及“外省蓝”与“本土蓝”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国民党放弃“九二共识”和自身处理两岸关系的强项,在大陆政策上全面倒向民进党的立场,无异于“自废武功”,将更难东山再起。第三是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和大陆的自身发展。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中美关系的摩擦系数是否随之增加?美国众议院对特朗普的弹劾对其连任之路有何影响?大陆如何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两岸经贸关系早已成为维持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离开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任何政党均无法在台湾地区长期执政。从长期的观点看来,大陆因素的持久影响可望超越美国因素的短期效应。当然,对大陆方面来说,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注释:

[1] 实际新增选票应为236万,因2016年的1228万张选票需扣除34万张凋零选票(按2016-2020年期间选民凋零率0.037打7.5折计算)。2020年新增91万张“首投族”和“新投族”选票(两者合计123万人,按74.06%有效投票率推估)和因投票率冲高而增加的145万张,合计236万张左右。

[2] 根据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的资料,2020年选举新增“首投族”118万,实际新增选民53万。另根据户政资料推算,2016-2020年期间人口死亡数约70万,由此可推算另有“新投族”5万(118+5-70=53),后者系依据台湾地区法律获得选举权的新住民,约占台湾总人口的2.76%,选举人口的3.37%(参见“台湾‘新投族’与‘首投族’投票意向分析”,华夏经纬网,2018年4月26日, <http://www.huaxia.com/thpl/mtlj/2018/04/5726028.html>,访问时间:2020-01-21)。另有人估算2020年选举时有投票权的新住民约26.8万余人,其中陆配(含港澳)约14.3万余人,外配约12.5万余人。但根据以上推算,新增新住民不可能这么多。这个数字要么与首投族有大量交叉,要么涵盖了2016年以前产生的新住民,但又与65万的统计数字不符,姑且列举备查(参见《谢立功:陆配大战外配抢不分区,蓝军难摆平》,香港中评网,2019年11月1日, <http://www.crmt.com/doc/1055/8/6/6/10558665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5586654>,访问日期:2020-01-20)。2020年新增大约91万张“首投族”和“新投族”选票。鉴于年轻人普遍不支持韩国瑜,估计约五分之四即73万张选票流向蔡英文,另18万张选票流向韩国瑜或宋楚瑜。

[3] 陈明贤:《韩在南投输蔡:观光业者无法认同韩》,香港中评网,2020年1月15日, <http://www.crmt.com/>

doc/1056/6/7/3/105667358.html?coluid=93&kindid=20162&docid=105667358, 访问日期: 2020-01-20。

[4] 2016年地区领导人选举中, 蔡英文在高雄市得票95.5万张, 领先朱、宋合计得票数(55.1万)。假定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中, “蓝营”成功催出15万张选票, 还要有20万张左右的选票流向“韩营”, 才能导致选举翻盘。

[5] “Taiwan-EU ties enter new chapter,” *Taipei Times*, June 9, 2019.

[6] Press releases, The EU and Taiwan kick off the Gender Equality Training Framework Programme with Gender Mainstreaming Workshop in June 2019, Taipei, 26/06/2019,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64638/eu-and-taiwan-kick-gender-equality-training-framework-programme-gender-mainstreaming-workshop_en.

[7] 根据2018年“九合一”选举时同时举办的民生议题公投案的开票结果, 台湾社会的多数民意固然不同意以“民法”保障同性婚姻者的生活权益或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内实施包括同性恋教育在内的性别平等教育, 但支持者也有三分之一。同时还有61.1%的民众支持“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之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别二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曾献莹提案)。涉及上述议题的公投案达5项之多, 其中有关“民法”保障和性平教育问题的4项公投案, 由于所谓“挺同”、“反同”阵营各不相让, 分别两案并列。从这些公投议题的成案和投票结果, 可以看出台湾社会在同性恋和同婚议题上的多元观点, 折射出后现代社会对自我表达的价值追求, 也就是民进党所津津乐道的“进步价值”。

[8] 韩国瑜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演讲稿, “The Power of Down to Earth — They Talk the Talk, I Walk the Walk”, 2019年4月11日, 美国波士顿。

[9] Ronald Inglehart &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5.

[10] 陈世良:《台湾2020大选, 民进党缘何胜出》, 香港中评网, 2020年1月16日, http://www.cmtt.com/doc/1056/6/7/6/105667648_3.html?coluid=93&kindid=19311&docid=105667648&mdate=011600115, 访问日期: 2020-01-20。

(责任编辑 刘佳雁)

The “Two-in-One” Elections and Their Impacts on 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Lin Gang & Zhou Wenxing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utcomes of the 2020 “two-in-one” elections in Taiwan and their impacts on party politics on the island. Through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dramatic shifts in votes gained by the “Blue” and “Green” parties over the past three rounds of elections since 2016, it attempts to detect the regular rule behind periodical changes in party spectrum and local political colors. The impacts of intra-party politics on the electoral outcome is explored, together with the impacts of external factors with short-term effectiveness and long-term influences. Finally, this paper presents a general prospect regarding future development of 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Key Words: Taiwan; Election; Party Politics;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Progressive Democratic Party; the Third Force